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十三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檀弓上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孔氏穎達曰言先王制禮使後人依而行之三日傷以杖扶而起則曾子之言後人難爲繼也

陳氏澔曰三日中制也七日則幾於滅性矣有扶而

起者有杖而起者有面垢而已者

秦氏繼宗曰曾子篤實純孝不自覺其過中子思弟也事師無隱故以正對之

姚氏際恆曰曾子甯不遵禮而過情若此且以是誇于示人迨子思以中道折之而始沮妄有此事乎且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亦無生理

姜氏兆錫曰三日中制也七日則幾滅性矣有扶而起者有杖而起者有垢面而已者杖亦中制子思蓋一以禮爲斷也

方氏苞曰曾子至性過人每疑古禮或失于寡恩小

功不稅及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是也其問喪于夫子時親尚存未知孝子不食之情狀若何其後身執親喪自覺三日不食于哀親之分尚若未盡故與子思商論而子思直言其不可過所以能傳曾子之學守孔子之道也注謂以疾時禮之不如己已失之而疏云誇己能執親之喪益誤矣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他外反

韓氏愈曰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註曰以情責情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

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洽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也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恆多而服小功者恆鮮矣君子之于骨肉則死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慼慼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禮文殘闕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

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

姚氏際恆曰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是正小功不稅也與此異

姜氏兆錫曰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爲之服也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故不稅曾子所言若是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終無服矣其可乎葢以見禮不可執也又疏曰不稅謂正服小功也小記曰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齊氏召南曰韓子與李泌書引此經鄭註云以情責情似韓所據鄭註本不作以巳恩怪之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

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使色吏反乘繩證反

陳氏澔曰十箇爲束每束五兩以四十尺帛從兩頭各卷至中每卷二丈爲一箇束帛是十箇二丈今之五匹也伯高不知何人意必與孔子厚者冉子知以財行禮不知聖人之心則於誠不於物也雖若自責之心而實則深責冉子矣

姚氏際恆曰此倣論語冉子與子華之母粟五秉爲說不足信

朱氏軾曰不誠謂束帛乘馬非本意所欲所謂儀不

及物也

姜氏兆錫曰攝貨也古者帛四尺從兩頭卷各至中爲一兩五兩爲一束通計帛二十丈乘馬四馬也徒空也冉子知以財行禮而已聖人則惟其誠不惟其物也雖若自責而實則深責冉有矣

方氏苞曰注宜作忠信則無禮何傳乎

伯高死於衞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

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孔氏穎達曰哭兄弟於廟哭師于寢此殷禮若周禮則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諸側室若無殯當哭諸正寢奔喪之師哭諸廟門外是也所知哭諸野依禮而哭也若不依此禮則不可故下云惡野哭者以違禮為野哭也

馬氏晞孟曰兄弟出於祖內所親者故哭之廟父友聯於父外所親者故哭之廟門外師巳成己之德其親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仁親視兄弟故哭諸寢門之外至於所知非朋友之比志不必同方道不必同

術故有相趨者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凡此皆泛愛以交之者也故哭諸野君子行禮其審詳於哭泣之位如此者是其所以表微者與

方氏慤曰以子貢爲主明恩之所由弔生之禮在子貢哀死之禮在伯高拜與不拜凡以稱其情而已

吳氏澄曰兄弟之喪周之禮哭諸寢而此云哭諸廟師之喪周之禮哭諸廟門外而此云哭諸寢蓋孔子所定也孔疏皆指爲殷禮孔子惡野哭者而此云所知哭諸野彼之野蓋謂國門外之郊野此之野蓋謂稍遠於寢門外空閒之地無室屋處非郊野之野也

姚氏舜牧曰所謂禮以義起也

姚氏際恆曰此云兄弟吾哭諸廟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若無殯當哭諸正寢此云師吾哭諸寢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與此不同當以雜記奔喪爲正鄭孔分雜記奔喪爲周禮此爲殷禮非此增所知哭諸野甚迂伯高死哭諸子貢家而命子貢爲主尤迂

任氏啟運曰子貢爲哭之主故爲弔哭者拜之非爲伯高氏之主故爲哭伯高者勿拜

姜氏兆錫曰告死曰赴與訃同己太也馬氏曰兄弟

出于祖而內所親者故哭諸廟父友聯于父而外所親故哭諸廟門外師以成吾德而其親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吾德而其親視兄弟故哭諸寢門外至于爲所知又非友比有相趨者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皆泛交者也孔子哭伯高以野爲太疏而以子貢爲主君子表微其審于哭泣之位如此方氏曰伯高于孔子非特所知而已由子貢而見故哭于其家且使爲主以明恩之有由也爲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情而已故夫子教之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陳氏澔曰以爲薑桂之謂一句乃記者釋草木之滋亦或曾子稱禮書之言而自釋之與

朱氏軾曰孝子食旨不甘雖有疾豈能下咽哉增以草木之滋則酒食非純甘旨庶幾勉而食之

姜氏兆錫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若有疾而當養則飲食之矣仍恐其氣味未投故加草木之滋和也末句蓋曾子郎禮文而釋之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

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而喪息浪反下喪明喪爾明同

姚氏舜牧曰子夏喪明曾子責之事之有無未可知但據曾子直辭以正過子夏傾心以受責猶是古意蓋今世之所無者

王氏充曰子夏失明虛妄之言大抵檀弓多傳聞之

語其事初不甚確

鍾氏惺曰氣象不似子夏當是子暫不知子夏設教西河後暫猶在否

姚氏際恆曰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則其喪子喪明之事必不足信朋友喪明則哭之此禮明係揑造呼友以名無禮孰甚師其人而使人疑其爲師此豈得師傳之善者乃以爲罪乎下章云子夏既除喪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哀未忘也其於親亦孝矣又何罪之有

姜氏兆錫曰喪明以哭甚故也洙泗魯二水名西河

子夏所居疑女于夫子者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于子夏也曰爾猶言云爾也索散也謂从別親友故有罪而不自知也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喪親之時尙强壯其子之喪血氣漸衰故喪明然而曾子之責安得辭也方氏曰子夏不尊于師而尊于己不隆于親而隆于子猶以爲無罪此曾子所以怒也愚謂子夏固不爲無罪然引過不遑且深以離友散居爲憾則其去小人之過抑遠矣

方氏苞曰民未有聞未聞其哀毀之異衆也韓退之裴少尹墓誌居喪必有聞從鄭注

齊氏召南曰方正學曰孔子之門人曾子最少曾子之父與師商固友也曾子于子夏之喪明而弔之則宜呼其名而數之則非曾子事也傳之者過也朋友有過正之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齊側皆反

孔氏穎達曰此齊在內祭統云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於內者對夫人之寢爲外內耳晝居於內問其疾不問其齊者齊是爲祭之事衆所共知不須問也

姜氏兆錫曰內謂正寢之中外謂中門之外晝而居內似有疾夜而居外似有喪應氏曰致齊于內非在房闥葢亦端居於窔奥之內與愚按家語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子貢以爲問故孔子答之以此

方氏苞曰經傳中內外所指各異此內謂正寢祭喪致齊及有憂居之文王世子篇素服居外亦謂正寢葢對內宮而爲外也國君則路寢之外則有小寢爲夫人嬪婦進御之所士大夫所宿止則卽其妻之正內內則雖及七十同藏無間是也所謂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國君則小寢士

大夫則內寢也所謂致齊於內散齊于外者內謂路寢之室外謂路寢之堂也散齊七日國君猶出御路寢之堂以聽政士大夫猶赴公朝治官事其退還于家猶得于正寢之堂接親賓家臣故曰散齊于外也致齊三日則國君唯居路寢之室不復聽政于堂士大夫則入居君之齊宮而不返其私室故曰致齊于內也曾子問卿大夫將爲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出舍于公館以待事則凡有執于祀事者必入宿于君之齊宮明矣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

難見賢遍反

吳氏澄曰未嘗見齒言其未嘗微笑也

姜氏兆錫曰疏曰人涕泣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否子皐悲無聲其泣亦如出血然也人大笑見齒本中笑見齒而微笑則不見齒以哀未忘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姚氏際恆曰不當物鄭氏謂粗精廣狹不應法制然則以制度之小失而謂倂衰可無服理豈可通按左傳曰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即此物字義謂服不稱其情實也然

此自一說夫人無哀戚之心固爲不孝若併其喪服而去之則與禽獸何異記言未免過激而有弊耳

姜氏兆錫曰物謂布之升縷及衰之法度也此言服制也馬氏曰衰不當物則亂禮而疑後世若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其制度猶或識之也葢無衰葢不得已而甚言之非與人無衰也

方氏苞曰升縷不同親疏重輕之等也山陰陸氏謂尊者服精卑者服粗據雜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而言不知此數條乃劉歆所增竄在禮端衰無等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姚氏際恆曰齊衰不以邊坐與有喪者專席而坐同義

姜氏兆錫曰邊猶偏也喪服宜敬坐偏倚則不正服勤勞則不寍也言齊言大功舉輕以見重也此言喪禮也

孔子之衞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說音脫鄉許亮反

輔氏廣曰義之所可則說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所不可則顏路請車而不從於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姚氏際恆曰聖人安有弔而不哭哭而不哀者亦安有無涕者而謂之遇乎一哀而出可異鄭氏知其不可通解遇哀爲遇主人哀陳可大駁以爲上既云入而哭之哀何必迂其說以爲主人哀是也然本文一字自明正與遇字相應若主人何爲稱一哀乎

陸氏奎勳曰謂館人之子哭甚哀因感之而出涕也然則說驂之賻在夫子亦謂教孝而豈以救過乎

姜氏兆錫曰舊館人舊時舍館之人也當車兩馬爲服馬兩旁各一爲驂馬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情厚者禮不可薄故解驂爲賻凡以稱情而已從自也若不賻則無以達其哀而此涕果何自而出乎盖聖人之表裏一而情文備也類如此舊說主人見孔子來而哭甚是以厚恩待孔子而孔子之賻則答其意而然也陳氏曰上文旣稱入而哭之哀又何必迂其說而以爲遇主人之哀乎

孔子在衞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

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黃氏震曰我未能行抑己以實彼之可法也

陳氏澔曰往如慕反如疑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也子貢以爲如疑則反遲不若速反而行虞祭之禮是知其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矣夫子申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則此豈易言哉

朱氏軾曰所以如疑者正爲欲反而虞也以迫欲反虞之情當奄忽未畢之頃若或驅之又若或縶之此孝子之所爲踧踖躊躕也藉非欲速反虞則亦可以

從容暇豫熟視成文何如疑之有故孔子不言速虞之非第曰小子識之

方氏苞曰未之能行非謙言也聖人明于幽明死生鬼神反不能有如慕如疑之情狀也

顔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陳氏澔曰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

吳氏澄曰顔淵之死已兩期孔子彈琴其常事此彈琴適在受此祥肉之後故記者云然而鄭氏以散哀釋之其實孔子不爲散哀而彈琴也

姚氏際恆曰程正叔謂受祥彈琴殆非聖人舉動此疑其說之誣也吳幼清謂孔子此日彈琴適在受祥肉之先記者不悟云然此疑其說之訛也然大抵誣爾非訛也

朱氏軾曰聖人之于顏子所望出而共濟天下處而傳道後世者也自顏子死吾道孤矣聖人因饋祥肉而感動于中入而彈琴所以寫憂猶臨河而歌在衞擊磬也而後食者不忍遂食也非必舍琴而即食

任氏啟運曰孔子三十九歲顏淵生七十歲淵死大祥則孔子七十二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姚氏際恆曰孔子有姊喪其立必用此叉手尚右法甚迂二三子不知羣學孔子叉手尚右法更迂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

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謝氏枋得曰劉尙書美家藏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今按家語及高麗本皆有此五字應從之

陳氏澔曰孔子湯後故自謂殷人殷禮殯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

吳氏澄曰聖人德容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消搖於

門周旋中禮者當不如是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爲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爲稱泰山梁木爲比自稱若是聖人淸明在躬志氣如神生死固所自知又豈待占夢而後知將死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

姚氏際恒曰聖人將死負手曳杖消搖門闇又作歌示死以莊生放達之習櫬點聖人令人可憾孔子平日不居聖人安得以泰山梁木哲人自居說夢言死盡屬荒唐其誣妄不辨可知吳幼淸亦指此章爲妄然又謂聖人自應知此豈待占夢以此作駁郝仲輿

亦祖其說其理流入異端不可不辨聖人生死亦與常人同安能預知故死生之說聖人所不道觀答季路未知生焉知死可見矣夫預知死期端坐示寂此浮屠氏之所震而驚焉者也而以是爲聖人重乎是不必以夢而知亦不必以不夢而知正怪記文附會孔子預知死乃駁之者反加甚焉不猶抱薪而救火哉

陸氏兆錫曰吳草廬皆極辨其誣論雖甚醇愚謂此事未爲誣聖曳杖消搖無損盛德之容歌稱哲人與文不在茲乎天生德于予略同當患難死生之交正

不妨舉以自信也帝賚艮弼朕夢協卜聖人何嘗無
夢久矣不復見周公孔子亦自傷之矣
万氏苞曰消搖于門葢全其所受而歸故知將死而
志氣甚自得也疏乃云放蕩以自寬縱示不能以禮
自持謬矣
齊氏召南曰按註疏本無此五字故孔疏曰子貢意
在怱遽不暇删言是也疊山所見故本必後世好事
者爲之又曰疏莊子云云此不必辨祇論語夢見周
公證之何謂聖人無夢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

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邱氏濬曰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三年也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心有哀戚之憂三年之間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哀至而哭充充瞿瞿至慨然廓然無以異於倚廬之下几筵之側也

姚氏際恒曰旣曰若喪父又曰無服其語終有礙說見前事親有隱章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也陳氏後章二三子絰而出特弔服加麻而已非五服之正服是無服也疏曰王侯大夫之弔服以錫衰士之

弔服以疑衰其所加之麻謂環絰也五服經皆兩股惟環經一股凡弔服不得稱服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墻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置知吏反翣所甲反披彼義反綢吐刀反又直留反旐直小反

孔氏穎達曰案士喪禮既非聖人亦用夏祝商祝者彼謂祝習夏禮商禮總是周禮也與夫子用三代之禮其義不同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爲僭者用其大夫之禮耳必用三代者聖人德備三代文物故也

朱氏軾曰葬聖人而兼用三代之禮無乃已僭聖人賢弟子必不出此

姜氏兆錫曰柳車邊障曰墻喪大記謂之帷雜記又謂之帷甍木扇障車曰翣繫帛持棺曰披喪大記黼翣二畫翣二披前纁後元綢之爲言韜也纏也素錦曰練旐以緇布爲之廣終幅長八尺蓋亦爲三代盛禮以章識夫子之喪其尊夫子至矣然非尊師以道之意也夫禮惟其時稱而已雖制隆三代其于聖人豈加毫末哉亦徒自處于非禮而已

齊氏召南曰按周人而行殷禮必是周之喪禮本兼二代而聽人所爲不然弟子不可違制以尊師使陷于不義也儀禮存夏祝商祝之名周禮太卜存夏商

之易則周禮之並存者多矣

任氏啟運曰孔子致仕與聞國政吉月猶朝服而朝卒而君斂以璜玉又親誄之是固以大夫待之矣想子路使門人爲臣亦是此意但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所性分定故也在聖人分上自無藉於此而是時三代之制並存聽人酌取則諸賢之尊聖人又未嘗不可如此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萬氏斯大曰志記也若今墓志然飾棺之物孔氏穎

孫氏圭之非公西赤公明儀爲之也按喪大記大夫之喪畫帷黻翣畫翣各二披前纁後元士布帷畫翣二披用纁孔子爲大夫子張爲士循周制可也況從周固夫子之志乃用夏殷之飾胡爲乎意當時之人疑聖賢之喪必有異遂訛傳以爲然記者因而志之耳

姚氏際恆曰孔子以子路使門人爲臣尚云欺天豈有其喪兼用三代之禮乎又記子張之喪云殷士者所以別于孔子之兼用三代也夫孔子子張皆周人也一則兼用三代一則純用前代誣罔聖賢以生今

反古其可乎

姜氏兆錫曰褚帥柳車之幄幕之言覆也以丹質之布爲之又于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此殷禮士之葬飾言此亦以明公明氏尊師之意也

任氏啟運曰按非天子不議禮而聖賢或從夏或從殷不必盡合於周蓋禮乃天理之節文必文與情會義與時宜也然則周公監二代而損益而猶必使其後人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孔子從周而猶必說夏學殷惜杞宋之無徵而皇皇于參互考訂正至虛之心大公之道也夫豈焚詩書銷樂器改篆文者可同

曰語哉

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姚氏際恆曰較曲禮又多從父昆弟一節此等大抵皆戰國游俠之風故認爲正事著爲常言而不之覺也此以作聖賢答問猶可惧

姜氏兆錫曰寢苫者以喪禮自處枕干者以兵器自

防不仕者讐未復不忍仕也弗與其天下猶言不共戴天恆以兵從故不反而求兵也此極言父母之仇之重也或曰周禮閽人掌中門之禁兵器不得入而此謂遇諸朝不反兵何居按禮有三朝在應門之內者正朝也其路門之內爲內朝皋門之內爲外朝閽人所掌者中門之禁也其大詢衆庶在外朝則得入而凡野外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則又無不可入也且兵亦謂佩刀以上而已豈必矛戟之屬哉　又曰銜猶奉也主人謂其子也由弗仕而仕由天下而國禮之次也曲禮兄弟之仇不反兵惟爲

使則遇之不鬬是亦次鬬于市朝者耳執兵而陪人後蓋又其次與此言兄弟從兄弟之遞殺也方氏曰禮言交游之仇而不及從父昆弟視此稍異者蓋于交遊猶不同國則從父昆弟可知於從父昆弟猶不為魁則交游亦可知矣

任氏啟運曰欲辨報之輕重須審讐之是非謂之讐者親無致死之道彼有故殺之心也若親有罪不讐彼過誤不讐彼有君命不讐豈曰不痛於心然義有不得而讐者也不然妄行以干國憲是以親之枝再戮也詎曰孝乎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陳氏澔曰弔服加麻者出則變之今出外而不免絰所以隆師也羣者諸弟子相爲朋友之服也儀禮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亦弔服也故出則免之

姚氏舜牧曰皆絰而出是初喪孔子時所服羣居則絰出則否是初喪以後時所服

邱氏濬曰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三年也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心有哀戚之情三年之間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哀至則哭充充瞿瞿慨然廓

然無以異乎倚廬之下几筵之側也其恩深義重者固當爲之隆其服其餘亦當因其恩義之淺深輕重以稱情而立文孔門三千速肖七十夢奠之初必人人奔赴其三年入別子貢而歸者必有數焉子貢又獨居三年受恩尤深故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謂羣爲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張子厚謂羣居則絰出則否喪常之禮絰而出特厚于孔子陸農師爲二三子謂七十子羣謂三千之徒其不一如此

姜氏兆錫曰絰謂緦麻之絰一股而環也羣猶樂羣

之羣家語謂友也按儀禮喪服記朋友麻注謂朋友

雖無親有同道之恩故爲服弔服而經緦麻之經也

然其服居則服而出則否今二三子于孔子雖出亦

經以隆師也儀禮言朋友而不言師對言之爲師與

友統言之皆爲友五倫不言師弟而言朋友亦此意

也故此因類以明之

方氏苞曰所傳不一或以爲羣居時則經出則否也

孔子沒門人三年然後歸是以羣居則經與

任氏啟運曰按喪服記朋友麻先儒謂弔服加麻其

服疑衰素裳用緦之經帶又云素冠加環經又云弔

服加麻者與緦同三月友且如此則師可知漢王元賞卒門人有服斬者晉郭瑀爲其師郭荷斬衰廬墓三年唐員半千何彥先爲其師王彥方行喪廬墓三年宋黃榦爲師朱子服深衣加麻用冠絰既葬除之心喪三年王柏爲師何基服深衣帶絰冠加絲武金履祥爲柏帛巾加絰絰加緦而差小帶用細苧元顧德玉爲師疑衰加絰皆既葬除之心喪三年夫師非孔子學非回賜而爲之斬亦過也宋元諸儒斯稱情矣徐乾學云師服當齊衰三月齊衰分之尊三月友之例徐說最得制服之中若其淺深進退則程子說

葢之

易墓非古也

姚氏舜牧曰易墓移易其墓之謂古人立墓惟求安親之體魄後世惑於堪輿家之說有思移易其墓者故記禮者特嚴爲之防耳

姚氏際恆曰墓茍完固自不必易有所損壞易亦自可禮宜變通何必執古以詔今耶此與前孔子謂古不修墓之說同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陳氏澔曰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此夫子反本之論亦甯儉甯戚之意

姚氏際恆曰此禮字自指在外儀文及用財言不可泥

姜氏兆錫曰據家語是孔子以語子路與此子路聞諸孔子爲小異耳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于牖

下小斂於戸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盧氏植曰塡讀如字

陳氏澔曰從者疑曾子之言故又請問於子游也飯於牖下者尸沐浴之後以米及貝實尸之口中也時尸在西室牖下南首也士喪禮小斂衣十九稱大斂三十稱斂者包裹斂藏之也小斂在戸之內大斂出在東階未忍離其爲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在西階矣掘肂於西階之上肂陳也謂陳尸於坎也

置棺于肂中而塗之謂之殯及啟而將葬則設祖奠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此謂有進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多猶勝也曾子聞之方悟已說之非乃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于我之所說出祖也

姚氏際恆曰塡池鄭氏改爲徹奠謬池以竹爲之衣以靑布所謂池視重霤也塡謂懸銅魚以實之也陸農師以池爲殯坎塡爲塡土臆解也多矣乎予出祖者此句文雖古而義疏脫註疏謂言子游所說出祖

之事勝于我所說出祖郝仲輿以多爲多言謂曾子
自悔出祖之說爲多成容若謂自悔其于出祖之事
多此一弔使主人至於反柩受弔而違禮其使解者
多端如此

陸氏奎勳曰鄭氏改塡池爲奠徹山陰農師謂塡平
殯坎皆失之盧陵胡氏池以竹爲之衣以青布喪行
之飾所謂池視重霤是也塡謂懸銅魚以實之按旣
夕禮亦云商祝飾柩一池胡氏說爲優　又曰集說
補正云自悔其當出祖之時多此一弔
姜氏兆相曰反柩行禮二句相貫乃反柩之時降婦

人而行弔禮婦降如降適東壁相似暫降以適闈門而乃可受弔也而注疏乃分二句爲兩日兩事謂其日反柩令婦人升堂避柩以受弔越宿乃復推柩向外降婦人于阼而重行奠禮也如所說其日合添婦人升堂主人受弔諸文而事始備又降婦人之上合添越日二字而日始相次也而記有是文理乎況奠徹釋爲徹遣奠其說尤疏玩本節首稱既祖後又釋祖爲且則具爲祖時之祖奠而非葬時之遣奠審矣且遣奠時初無婦人降之儀又安得有避之升堂而復令降之之事乎儀禮既夕篇喪奠凡四條啟殯訖

柩遷于祖重在先奠從柩從柩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閒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啟殯之奠也質明徹啟殯之奠更設奠于柩西至日側卻下柩載於阼階乘蜃車乃降下其奠設于柩車西此遷祖之奠也于是飾柩設披屬引徹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為行始謂之祖時婦人自堂降階乃設奠于柩車西此祖奠也厥明徹祖奠更設奠于柩車西是謂遣奠然後徹奠包牲下階以載之遂行凡啟後各奠之節如此而註疏乃謂曾子之弔正當主人設遣奠之時主人乃徹遣奠受弔至明日而後再行遣奠也不亦亂既

夕禮各奠之節且背本節釋祖爲且之義哉學者愼考之可也

方氏苞曰既夕禮朝祖之後載柩而束之商祝飾柩一池謂披屬引所謂塡池即繫魚下垂池中所謂魚躍拂池也于是商祝御柩乃祖而婦人降于階間蓋曰御柩則已轉柩而向南矣故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行受弔之禮記文辭事本明注疏未喻其義乃易塡池爲奠徹謂曾子來弔當既徹祖奠之後謂遣奠之時主人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令婦人升堂至將旦婦人從堂更降而行遣奠之禮不惟于記文絕

不可通獨不思祖與遺隔日若弔當遺奠之時而又反宿則葬期且爲之更易矣況曾子云祖何爲其不可以反宿則爲葬前一日朝祖後之事顯然而可憑臆爲無稽之說乎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姚氏際恒曰記者之義是以未小斂前之弔裼裘爲是襲裘爲非故以此志曾子之過今按未小斂前主

人尙未成服則弔者原無一定服制然主人未變服者以昏迷不暇且或未備也若弔者先變服自無不可況主人已徒跣亦不當服吉服矣安見子游之是而曾子之非乎曾子於此遂遜過不遑夫豈其然此與上章皆譽子游而毀曾子

子夏旣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旣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吳氏澄曰和之謂調弦樂由人心琴者樂事也聖人

之禮以中爲度二子各能損益其情而順於禮善矣

姚氏際恆曰陸農師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今其除喪者如此蓋學之之力也李氏曰此亦見師也過商也不及也由此則子夏過者也子張不及者也而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蓋夫子之言言其學道也惟其情之過故于學爲不及惟其情之不及故于學爲過愿

按記者之語本欲附會論語師過商不及故爲此說然言子夏之事反屬之過子張之事反屬之不及乃其誤也襯下又作子夏弗敢過子張不敢不至之言則可知其意本欲以子夏爲不及子張爲過者也首

尾之義頗爲衡決陸李二說皆爲之迂回其解而李說尤刻入然總不得記者之意　按檜風素冠毛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與此正相反于此可見此等之說大抵附會安可盡信哉

姜氏兆錫曰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有終也故各子之琴然琴有和不和者子夏是過之者俯而就之哀尚有餘子張是不及者跂而至之哀則已盡故也

按家語及詩傳所載文有同異疏謂當以家語詩傳爲正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盧氏植曰喪賓後主人同在門東家臣賓後則近南也

姚氏際恒曰此亦譽子游與檀弓免公儀仲子喪同說見彼章

姜氏兆錫曰司寇惠子鄭氏謂惠叔蘭也子游以其廢嫡子虎而立庶子故特爲失禮之服以譏之亦檀弓免公儀仲子之喪之意也蓋麻衰乃吉服十五升之布爲之今之爲衰則已輕弔服之絰一股而環之今用牡麻絞絰與齊衰之絰同則又重敢辭者辭其服也謬以非禮爲禮明譏之矣然子游號知禮者文子信之未覺其譏而遂退也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子游以意未達而就臣位則深譏之文子尚未喻而第辭之也及固以請而覺子游之意矣故扶適子復喪主之位也時子游之意得達矣趨就客位禮之正

也又疏曰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家臣位在門東

近南並皆北向

任氏啟運曰按鄭謂惠子廢適立庶故子游爲重

服以譏之孔因謂此經是雙股之絞經愚謂本文言

絰不言絞安知非必單股之環絰耶且虎言復位則

前固嘗在此位矣特子游入弔時不在耳又子游果

重服譏之則虎既復位子游何但就客位而仍此不

情之服乎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

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

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行仲反

陳氏澔曰將軍文子卽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也禮無弔人於除喪之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深衣吉凶可以通用小祥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庶幾近也子游喜其處禮之變故曰文氏之子其近於禮乎雖無此禮而爲此禮其舉動皆中節也

姚氏舜牧曰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識得亡於禮者之禮便知有於禮者有時乎其不必拘故曰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姚氏際恆曰按士喪禮始死爲君出小斂以后爲大夫出是始死且迎賓況除喪乎此禮可疑

姜氏兆錫曰疏曰此深衣卽閒傳麻衣制如深衣者也緣以麻曰麻衣緣以采曰深衣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今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也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

姚氏際恆曰此云冠字五十以伯仲士冠禮云二十稱伯某甫仲叔季與此不同按士冠禮之說是字本無伯仲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女子之字單指伯

仲則男子字時亦加以伯仲可知也記文分別字與
伯仲爲非說孔氏曰士冠禮二十巳有伯某甫仲叔
季者二十爲字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
十直呼伯仲爾此孰儀禮强解曲說也古有單以伯
仲名者以南仲是也此自以仲爲字非必五十始呼
而其前別有字也又如仲山甫仲尼仲弓豈皆二十
時所稱之字哉必不然矣賈氏儀禮疏曰殷質二十
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爲字之時未
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
道也以儀禮爲殷禮尤謬　記文謂周之學者行殷

禮今反古豈可爲訓

姜氏兆錫曰疏曰冠字五十以伯仲周以前不然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周以前生號死仍稱之堯舜禹湯之類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諡朱子謂賈疏有誤按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孔疏爲是如今人于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

經也者實也

萬氏斯大曰此明經之義實者誠信之謂也人子於親喪附身附棺必誠必信故因經著義欲人之顧名而自盡也

姜氏兆錫曰此句錯簡應在下篇弁絰葛而葬之上以其下文亦論周殷弁哻之異而誤也若移定此句則彼此各以類從矣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霤力救反綴眞劣貞衛二切躐良輙切

萬氏斯大曰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一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按此文毀宗即壞廟也下篇云殷朝而殯于祖又云殷練而祔即祔於此祖殷之葬期不見于經或即在練時毀宗以出者示將遷祔也其出必從廟門舊說謂毀墻而出非也前

此朝祖業從廟門入今日仍從廟門出何害於禮
朱氏軾曰學者謂學禮之人周末文勝有志古道者
欲以殷之質挽之如公明儀以殷士禮葬子張是也
舊註謂學于孔子之門者未當
姜氏兆錫曰學者舊謂學于孔子者蓋孔子爲衞司
徒敬子相喪禮而學者因行之也詳見家語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
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
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
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粥作鬻音育

陳氏澔曰不粥庶弟之母者義也班兄弟之貧者仁也夫粥庶母以治喪則乏財可知而不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之安貧守禮蓋如此

姚氏際恒曰粥庶弟之母以葬其母苟稍具人性者亦必不爲此何以見子柳之賢而記之乎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應氏鏞曰衆死而義不忍獨生焉得而不死國危而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亡

吳氏澄曰亡去也謂去其位也國亡則臣身當與俱亡今方危則它人固有能安之者去位足矣

姚氏際恆曰危則亡之解者或謂亡爲亡去或謂亡
亦爲死論事理見危授命無教人亡去者然論文義
則上下死亡二字當有別亡乃是亡去其義非矣
朱氏軾曰邦之危非必謀之者之罪也時艱勢迫自
知才力不足以濟請黜于朝以避賢者此正所以爲
國謀非爲自全計也若謀人軍雖敗不由已而捐軀
赴敵義不容生矣
姜氏兆錫曰按家語子路問臧武仲敗于狐駘而無
罰孔子言危敗則宜死亡但君有詔則不致罰耳此
蓋節錄其文也

任氏啟運曰按家語臧武仲敗於狐駘而無爵子路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方氏苞曰軍偏師也師大衆也危則亡之者避賢者路不敢賴寵專謀以覆人之邦邑也注謂非義退苟非義則不當著爲教矣古者人臣有故而去非盡負罪出亡也春秋傳宋鄭有難華元子產皆出奔國人復之而後入蓋時勢所宜亡無害於義也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吳氏澄曰前猶云豫先也請前請爲豫定其所若猶

其意實譏非之所謂與與之言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弁皮彥反孺而注反

傳直專反

陳氏澔曰弁地名案郎曾之卞邑

姜氏兆錫曰家語節末尚有而變除有期句

方氏苞曰鳥獸失其羣匹鳴號躑躅亦有如不欲生者而過時則忘故君子貴有繼也　疏謂使後人難繼學非也爲可傳謂他人易從爲可繼謂本身難繼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

括髮子游曰知禮

姚氏際恒曰論人自當明示得失今作子游爲反語刺譏非宜

姜氏兆錫曰家語與此微別今以本文解之禮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斂畢徹帷主人括髮袒于房婦人髽于室然後舉尸出于堂蓋爲奉尸故袒而括髮也今武叔待舉者舉尸出戶然後袒而括髮失禮節矣然而子游許其知禮者所謂于有過中求無過而與其心也蓋袒且投其冠括髮味其文義乃武叔迷而失禮深自悔過之意故子游不絕之而

與之耳舊說以爲嗤之者此豈足語于聖賢之氣象哉

方氏苞曰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嘗正其舍適立庶之失矣叔孫州仇毀仲尼不可與莊語故反言以譏之俾學者喻其意而州仇聞之亦無所施其怨怒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卜依注音僕

朱子曰後世僕射官名用此義也或以射音夜誤

顧氏炎武曰此所謂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皆惟吉士與漢高之獨枕一宦者卧異矣春秋傳曰公薨于小寢卽

安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援周禮太僕職謂卜人當爲僕人

謬

姜氏兆錫曰方氏釋師爲衆應氏以卜人爲卜筮之人殆失之游氏曰傳曰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春秋書人君不薨于路寢則爲死不以道故人君之寢疾也有朝之正服位而從君者扶侍之薨則外庭其治其喪疾則外庭其知其疾所以防微杜漸以正其死道也然此非一日之故古者之制婦官序于內而人君哀樂之事得其節僕人射人舉職于外而人君起

居之節得其宜故九嬪世婦之屬掌以時御序于王所宮中之治掌以太宰參以六卿人君出入起居常從事于禮故疾病死亡內之人不得與焉此非承先王積習而嘗時禮教之隆何以能然哉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從才用反夫人之夫音扶

吳氏澄曰禮爲從母服小功五月而從母之夫則無服爲舅服緦麻三月而舅之妻則無服時有妻之姊妹之子依從母家同居者又有夫之甥依舅家同居者念其鞠育之恩故一爲從母之夫服一爲舅之妻

服二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謂夫之甥與舅之妻也見其二家有此二人相爲服然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又記或人之言以爲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禮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

顧氏炎武曰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者相爲服也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相爲服也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語繁而冗不可以成文也聞一知二吾于孟子以紂爲兄之子言之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此解相爲

二字固明而甥非之之義係添出宋允張子厚曰此是甥自幼居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之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如何得此稱旣言從母與舅故知是甥爲二夫人者爲之服也此說是已但相爲二字未明二夫人三字亦欠自然吳幼淸曰有妻之姊妹子依從母家同居者又有夫之甥依舅家同居者念其鞠育之恩故一爲從母之夫服一爲舅之妻服二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謂夫之甥與舅之妻也此說卽張說較張爲明郝仲輿曰母之姊妹曰從母

其夫則今謂之母姨夫也母之兄弟曰舅其妻則今謂舅母也禮爲從母小功從母之夫無服爲舅緦舅之妻無服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一人則妻之姊妹子也幼依母姨夫家一人則夫之外甥也幼依舅母家同居恩養如父母故一人爲母姨夫服一人爲舅母服故曰相爲服此禮所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因引或人語明之此說即吳說較吳說爲尤明何也張以二夫人皆指死者吳以二夫人一指生者一指死者郝則以二人皆指生者相爲二字旣甚明二夫人三字亦自然愚嘗謂解經以後出者爲勝此可見也故

備載之

姜氏兆錫曰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愚按鄭說以二人相爲服而言朱說以甥于二人相爲服而言以義推之朱說爲優

方氏苞曰二夫人皆對舅而言母之族三故甥服從母而不及其夫服舅而不及其妻時有甥依舅以居而兼服其妻依從母以居而服其夫者故習禮者訛之以爲君子未之言也疏義甚明不知陳氏集說何故以臆說易之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縱依注音總折大兮反騷素刀反

黃氏震曰縱縱戒其遽而放之舒也折折懲其緩而約之疾也

姜氏兆錫曰李氏曰縱縱爾詩匍匐救之是也折折爾詩好人提提是也陸氏曰喪有縱無折故雖遽不陵吉有折無縱故雖止不怠愚按李氏引詩匍匐救之蓋言迫急之意也陸氏意未甚明然以縱折互形爲義蓋讀二字爲如字而縱以直截言折則以曲折

言與所以不陵節不怠者以視騷騷鼎鼎各有間也

方氏苞曰陶潛詩鼎鼎百年內似以馳騖追逐爲義

此讀書不求甚解之病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陳氏澔曰恥於早爲之而畢具嫌其不以久生期其

親也

朱氏軾曰上具謂物下具備也恥不忍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

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遂子

萬反

吳氏澄曰人有嫂之喪者其父母爲之服大功小功其妻爲之服小功其子爲之服齊衰不杖期豈有巳身立於父母妻子之間而獨同于無喪之人者哉雖曰無服亦如弟子爲師若喪父而無服孔子爲顏淵若喪子而無服爾又如父在爲母雖期而釋服猶申心喪至於再期嫂叔無屬不制服當弔服加麻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如弟子爲師父在爲母之例其父母妻子之服旣除然後吉服如無喪之人也推而遠之者文雖殺而情未嘗不隆魏鄭公所議不明古聖人情文隆殺之深意程子以爲無屬是矣而又謂同

居豈可無服則亦未免於徇俗也薄猶輕也厚猶重
也姑姊妹未嫁皆服齊衰不杖期既嫁則降服大功
蓋以既嫁有夫則彼夫爲妻齊衰杖期與父在爲母
之服同是厚之也既有厚之者則在我骨肉之恩可
以減殺故薄輕其服而降爲大功也
朱氏軾曰嫂叔異姓無親親之誼同列無尊卑之分
近在家庭禮別嫌疑此至當不易之論也先儒謂嫂
叔何嫌果爾則授受不親不相通問之禮不幾贅歟
至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此後人杜撰
勉齋經傳删之是也

續禮記集說卷十三終